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自五至六

~ 16
3391
3



16
3391
3
教育研究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五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衡孟玉輯

姬路藤垣子席

門人東都盛芳子蘭同校

館林石縣蟲子彭

序

送鴻子行歸省奧南部序

蓋余於友人鴻子行歸省其大孺人於奧南部重自
有不卒之歎云夫去父母之國游宦於不孔邇之地

熊耳集正編

卷之五

嵩山房

藏圖書

也。既不得甘毳日調，以視膳於旦夕，羊酪時齊，以奉
觴於伏臘，乃何以得有一歲數過，擊鮮極歡，如陸賈
之子，五日一謁，澣帚為常，如石奮之家，豈無迎養以
其祿，以效反哺之報，而人情不能舍其所安，而樂其
所不安，於是乎生長於是，乎宅處，親戚之睦焉，故舊
之昵焉，話情道故，足以老矣，曰寧釜食，終於鄉里，不
願從鼎養為異方之客，則有非唯以遠故，不可致而
已者，然則所恃獨有時，告姑歸，升堂為壽者乎，庶猶
可以憫倚閭之望矣，而亦既已獻身，唯其所為，夙夜
所在，從事靡盬，左右所就，服勤有方，若自非奉使便

道計程而赴者，亦不可以一日請者也，則唯濶焉動
息，僅可伺於一赫蹏間已，又何所託瞻依哉，蓋不擇
而仕者，未嘗不出於有為，而如此，則游宦何可為也，
余在斯，有悔於此者，且二十年，今茲巖城侯，以國徒
歲饑，公費不給，以其臣而在遠者，率約五年與休暇，
以假其俸，凡數十人，子行乃在其中，而始得省大孺
人矣，子行其行哉，往而不可返者，年歟，逝而不可追
者，親歟，在斯二十年，進既不得一日，迎養以祿，以效
反哺之報，退又不得一日，告歸為壽，以慰倚閭之望，
卒以令不逮也，至今北嚮涕泣於莫奈之何者，誰也。

即所與游而親見久矣生之不如死也前有九折之險而一不能不以返車一不得不以叱馭者士有二乘而勢不相及也方今主憂臣辱分之所定毀家紿國義之所在無不為也而因是又得省大孺人則於所謂二者所為不失於斯乎有矣何得自以比斥抑快快若不獲於上者乎且事君不忠有以及於親曾是以為大孺人之壽乎大孺人亦將深長思之曰令無裁於我生之且者如此所以遺於我沒之後者何憂則亦何不可嗟夫不可逆而知者機之會矣嚮令子行國無難而身不在遠固已非有便道而赴者而

又大慶非一木之任乃何以有以一日不可請之身五年休暇以省大孺人於萬里以一人不可私之義從數十人中有致於上以為大孺人之壽乎其又何可遽有悔於不擇而仕者而又何必視膳於朝夕奉觴於伏臘若擊鮮極歡如陸賈之子澣羣為常如石奮之家又若令其舍所安隨養於異方然後以為憚也然而亦獨大孺人無恙如子行而後其樂可知者也不然堂高九尺累茵而坐而自顧孤豈謂如於負米時也乃余以與子行同父母之國及其北寧能無嘶馬之感而亦奈何子行有大孺人省而我獨無

子行其行至奧境請為余問焉而展墓而入而升堂
為壽又為盈一觴稱諸大孺人前曰是友人三春餘
承裕者以與兒敏有兄弟之誼效之者也

奉送佐伯侯滕公就國序

夫所稱羽翼已成者是唯空以命於位未定而內外
恣恣有動搖之跡者而不空以命於位既定而上下
翕然無危疑之患者矣夫先君之正嫡而其德有餘
於繼體雖有支庶莫之敢間安如泰山之不可移則
何必用羽翼為雖然人君生於閨闈之中長於婦人
之手唯其所欲習與性成雖有八歲出就外傅者而

曰吾無樂為君唯吾言莫敢違之樂已則異日之不
可以知也雖有賢者莫奈之何耳蓋先王有憂於此
為置前疑後丞保傅之官以為之隄防而又有不敢
為臣之臣與不敢為友之友以為之羽翼可謂所以
禦諸未然者備矣不然一言不以凶國者幾希佐伯
侯之幼即位也先君之正嫡而德有餘於繼體又無
有敢間之者以立固也而又以自不足嗜學尊賢舉
有文學者於群臣中以講習討論孜孜匪懈又招
耆老之足以為矜式者授之以几杖以敬禮之唯謹
則於先王之所以禦諸未然於是乎亦備矣則可謂

躬自成，羽翼而不由人者矣。今茲即位之十四年，初就國焉。其就國也，無乃以所以撫循百姓之道乎？所以撫循百姓之道，悉布在方冊，而公既講之者，蓋有年焉。則唯在其所擇已，又何必言唯其入封也？觀其域西連九國，東接四州，斷長補短，方三百里，則壯始封之祖，賜履之勲，視環山擁海，美哉固也。城池要害，不啻巖邑，則善西河之賢，在德之對，寧能有所慨然於此者哉？抑褰帷行縣，則父老迎拜道左，繼之以感泣，相謂曰：是不先君之遺體耶？何聲音容貌之似先君也？田獵則百姓舉欣欣然，有喜色，相告曰：吾侯庶

幾無疾病乎？何以能田獵也？而謳歌溢閭巷，歡聲滿國中者，則整然如觀諸此耳。蓋宗祖已來，累世之積德遺愛，入民之深，甘棠猶思之，况先君之遺體而所君戴乎？然則公亦且曰：是先代之所以直道治也，吾焉得而私之？則其所以撫循之，發諸新政者，亦可知已。亦唯累世之積德遺愛，以體諸身，以固結之耳。是謂君民一體之國也。隣郡取法，遠國慕風，即明年述職以治行之，最獲報群辟中者，亦於是乎在矣。是之為羽翼已成，豈唯以位之安危論耳哉？若夫至孜孜匪懈者，則於邑猶

如於都矣。凡君子之於學，何往而有_レ不於斯者？若乃可以民事為解，其亦可以公事為解。既不_レ以公事為解，何得_レ以民事為解？則此行也，必將有_レ刮目待_レ於異日者。云外臣承裕辱就授_レ几杖之列，以擬_レ商山之老。則至此不能無言。於是聊陳其歷然如觀_レ諸此者，獻諸左右，以奉送其行，而羽翼成者不與矣。

贈功子舍序

功子舍從其主彥根侯往來東都，以其所好文學從吾黨士游者有年焉。而今茲將還，則以其家所藏古鏡請詩曰：章也，以得從諸君子游也。於是請可以比

畫錦之榮者，豈不可得也。而章也，么麼無_レ一善可稱。徒役仕途，混跡流俗，即得從諸君子游，亦唯以_レ嚮往之心，無甚之與己，則何有_レ以藉_レ口者耶？而猶有此物，昔

神祖所賜於曾大父某世，奉_レ以至_レ今也。雖小豈不重乎？古色青瑩，光景肅穆，若威靈猶存者，然惟神祖_レ以此物賜於子舍之先，豈有_レ以表_レ焉與？余與子舍游，習其為人，潔白自意，一介不苟，誦_レ屋漏以自居，則容貌必端，衣冠常正，復_レ白圭以接人，則言以忠信，辭遠鄙倍，而於學尤厲，非_レ唐如磨發藻藝林，叩_レ響向

影固我輩之所短於自見而因以見疵明過也則士
鑑有矣夫乃何以知其非家風也是無論已其豈不
想見其為人神祖當整旅以臨四方時選帥明號察虛實詳成敗
見幾而作相時而動籌諸帷幄之中千里之外已無
敵麾下諸侯二心以附或視利害而為去就者或為
所陷而為內應者偕在不迎不將中膽張心動卒無
逃明矣而其及事定一旦用策營要地擁八州為固
據池於東海封後備藩留人防異以盤石天下為萬
世之計亦猶高懸坐見可謂遠矣然其當從事兵之

所加破竹以解師之所至玄黃載路無計不得有往
必利率以謳歌歸而身膺籙者何以得之雄武固無
尚焉亦天神之所福歟豈謂不有身毒之寶也按譜
功氏本甲名族武氏亾歸順

國家某有從游獵於

神祖事蓋為近御之臣采地之壘今存其家及元封
彥根侯之新封賜具官就國某選在其中以從往大
阪之役其子某從侯有功嗟歸順受采地則內臣也
而出從新封之侯則恩義一絕而世不得稱內臣矣
若使大坂之功在恩義未絕前豈有不增地以稱侯

者也。則豈不惜哉。然而此物在矣。實神祖所得。天神之福。以起也。詩不云乎。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其在子孫。歟。奚必於其身。子含創業。垂統。必為可繼。則士鑑家風。有焉。如見其有起者。在後矣。且夫此物之瑩然。得無恙於今日者。雖因四海一家。上無昏亂之政。下無流離之憂乎。神物前知。亦何知其非禎祥也。不然。粉之以玄錫。磨之以白氈。無奈食缺。何而一破之後。尚冀復合。將何以得之也。然則子含之請。在武王之銘。而匪躬之故也。上以有昭於所承。下以有俟於所遺。是為見前慮後也。則奚翅畫錦之

榮。是比而已。而諸君子且何辭之與。有。余時在坐。得與於傳觀矣。於是乎述其事。併贈之云。

送大夫梅里君歸唐津序

詩曰。無德不報。為知己自到。以酬平生。或一飭之惠。倒戈禦後。以達志。則一感念之所不能已。以至此者。豈人情乎。况因莫大有造之德。以得有今日者乎。是勿論已。乃飛鳥之細微。有銜環。以致誠者。則凡有血氣之類。亦皆然歟。若夫或有負而不知。知亦復不能遂。則均是。非所謂人而不如鳥者耶。當伊達氏之夷。大内氏時。二本松某侯。以十餘萬戶封國。治二本松。

大内氏敗走其族某者抱其孤歸之侯將納之群臣
諫曰伊達氏之於大内氏積怒年久遂至壞其城
之則納之者寧能不燒手哉侯曰窮猿投林寧暇擇
木緩急士常未嘗不迭而有之我不忍再苦此輩遂
納之置諸邊邑小濱者而不出伊達氏聞之果怒移
兵圍二本松訛連和行殺害遂屠而去大内氏又走
入三春邊境竄焉卒為三春人也余少時聞諸父老
之言大歎曰傷哉二本松侯之至失國也伊達氏之
以強國之勢經營隣國蠶食統盡當此時唯二本松
在能自衛而不侵雖然孤危猶如弱燕惴焉在強秦

穀中則即無故何以得獨免狼虎之口而終全乎然
而以納大内氏為名則伐非無辭也其將何以得謂
非以一孤兒故失國者也則豈不傷哉昔有為一友
人雖萬衆國相而止者以舊故不可棄故已有名於
多食客而憚納一賢士者有所畏乎爾夫侯之於大
内氏非有以一日之歡許交者大内氏之孤又不可
謂賢乎賢士且也是固非所以求譽於鄉黨朋友者
侯其果何如人哉顧於時微侯大内氏極無焦類矣
吾輩何以得有今日乎昔者有報百世之怨其將無
報百世之德乎安得竟為侯之子孫者為致死以報

舊德乎及長有四方之志而流落絕三十年遂得以
所業委質於藩為都郵文學也會大夫梅里君者祇
役來自本邑在焉則實侯六世嫡孫云於是余意竊
大喜以為危乎天誘其衷而然償積年所畜也者將
於斯乎在其人望之儼然而就之溫而義氣隱然於
眉宇之間乃因以上想見先侯之風威威焉乎數世
之下云既而幸得從諸士之後隸門下且託其所好
特見顧盼非啻在鄉時歸邑不遠三千里存問如朝
夕見然即以余無似凡得從事以寡過者亦皆君之
庇是因則蒙君非常之遇亦弘多矣其豈計未有涓

埃報侯之德重又得於君若至如此獨奈何即欲為
死以有報舊德時不可為也自干戈一止殆二百年
天下無事無可以授命以達我志又欲有致焉以酬
君非常之遇而非啻余謏劣無能為君學行兼備於
其人一無間然也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彬彬一世賢
大夫則愛而無助之忠而無補之則積年所畜卒無
以償徒老死而後已耳豈不悲乎是余之所以敦面
土色人而不如鳥而苟免於天地之間拊膺切齒於
無奈何而不已也今茲君又來則猶尚玄髮而余既
白盡積年所畜一無以報酬亦唯敦面土色以見耳

蓋積年所畜而未嘗為君發者惡違先行後言之義也。余既七十朝不謀夕於是，是不言終不言矣。况雖如朝夕見然，實三千里乎？於是乎及其歸為言，所以負侯莫大之德者如彼，而不能報蒙君非常之遇者如此，而不有酬，徒老死而已之故，以別，豈敢謂餞其行乎？亦唯感念之所不能已而發者耳。余生既無報酬之德，與遇敢期有死結草，唯是至詩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則不以死生二之耳矣。若夫有德之後有再興者，則其先嘗仕天朝建勲所賜鹵簿家藏猶在焉，其不改作物而

見之者余雖在地下亦猶如地上矣

送扶搖公子序

扶搖公子以佐伯大叔出都，其人以才美好學下賢且嫻於文辭，士多歸之也。枉駕數過余於城東敝廬，時又延之廣坐中與歡，則裕也何人哉？蓋未嘗不於私心竊為有感於信陵公子，遇門下士於夷門，生特厚以虛左之異者云。今茲公子以山野邊相公所嗣赴常府，則及其辭決而行，顧謂余曰：此行也將以遠離左右，且常大藩也，以雲翼之幸，不為長者所拒，以不肖得事焉者，有日於茲也，乃所以奉以旋於異日。

者將以何教則亦豈謂在昔當信陵有行亦夷門生有言以送之邪

神祖經畫天下徧封支屬為藩屏特樹三國以為磐石宗而為之置相也亦猶漢乎自平陽治齊凡王國必以列侯望重者蓋諸王生於深宮長於婦人未接外傳賓客一旦出就國去轂下不邇驕恣日長莫我敢禁有家人父子之心慢法令違訓誥縱作威福以使其下濫賞極刑唯意所取過此乃黃屋左纛稱制擬天子卒以至被殃爽憂亦不可知也苟非其人何以制之哉而是固非其所置事有不必言過有不必

諫凡陰伏匪燹知無不舉朝聞夕達疾於抽羽則不翅視猶監矣且柄在此百爾總已即一國之責所歸非特一人之衛則又何利不可興何害不可攘豈不貴倨哉余聞相公之家其先自以冢上侯寓此世執政至今夫以其家則逝矣有土之適裔以其人則顯然封殖之大叔不必上所置於漢列侯既無讓矣而又尚之以好學下賢嫻於文辭士多歸之亦漢所無也即常雖大藩哉異日以此臨政無論事可言過可諫若為國利可興害可攘即何成績而足有也唯是神祖為

國家定萬世之策也。其有道以維持諸侯王公者，特至諸侯王公，人人自重，守制謹度，毫無犯天下，乃可朝委裘以治者。至今殆二百年，即相因是無事之可言，過之可諫，又無利之可興，害之可攘，唯畫一之法是奉，而進退委蛇，羔羊之風，以安其位，永與國共休耳。則與漢時綱紀一弛，諸國僭亂，反謀發覺，骨肉相殘，甚則縱約與國，誅奸為名，以危朝廷，卒身死國除而後已。於是相亦不終，非以諫死，以黨誅者，又有之，而不暇論。殿最者異，若然則公子乃位望有尚於漢列侯，以欲言事諫過，若為國興利攘害，以有績而

猶何以哉。亦唯畫一之法是奉，而進退委蛇，羔羊之風，以安其位，永與國共休耳。余於公子之德，愛莫助之固也。即有助之，今將無所用焉。則又何言。無已，學術乎，固有也。獨何無取焉。常自西山公以英邁之主，好古載籍之富，有過河淮，又招學士，無方取諸海內，不足則至致俊，如明處士朱某之徒，受業習禮，明君臣之義，講父子之道，以事上，以化下，以為宗室率彬彬乎。猶有洙泗之風焉。則實獲我心矣。然今去公時稍遠，遠斯衰，亦勢之恒，譬弩於縞，則亦焉知其能持彊於末力，而猶不斷斷如也。乃躬自學先，以激厲

生徒敬業匪懈令學政益張風化愈隆以無墜西山
公之餘烈者在以其所固有順風而呼耳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又所聞既就緒日本史我百世寶鑑哉
唯以其年代悠遠乘載極博也蓋歷數公之世所成
而非一史之筆所任乃未知其果能人一才結撰之
間得無一可憾如大史遷表章黃帝以還盡出諸已
純而不駁精而不麗以為一家邪不邪苟不邪乃以
政接于史氏為參考潤色俱名之以傳諸其人者亦
丘陵在焉唯在其以所嫻為高耳亦一不朽之業也
何不可而至其如所又聞以我越在東隅方位難配

其書獨闕天官則公子嘗為人辨其所疑某星所在
時余在側聽之如亦深於玄象學者矣但君子省方
通變苟令為一抽思以試之豈不有隨得便空之法
於此者乎何可曰編修之事其司存矣尸祝寧越樽
俎代庖人而錯其所傳而不習而使百世寶鑑有所
不備也余知公子雖無事之世必有所效以自彰不
唯畫一之治是奉而進退委蛇羔羊之風以安其位
永與國共休耳若夫沈溺無為之言而不治事清靜
以自處徒飲酒歌呼以為常則焉知之哉余於公子
有感於信陵之遇也而無能味嘗一有擬涓埃之報

則能無愧於夷門生哉。獨不論時與事，唯其所逢，各有效，以自彰，則誰謂公子文學莫當信陵兵法矣。於是乎，乃今余所一言以送公子之行者，雖不中倫哉。聊亦因以得竊比於夷門生矣。然亦復何謂是足以擬報者也。

送山本文學子和從薩摩侯歸國序

凡事無小大，有不得其時以興者，亦猶如百穀之區別，非以膏雨降之候，不能生萌芽也。故曰：雖有鏹鏹，不如待時。而所謂時也者，亦待物類相感以生而成者歟。今茲薩摩侯賜休暇歸國也，其文學山子

和從焉。先是，子和喜我徂徠翁之教，東來與吾黨諸士周旋。吾黨諸士，無有先之者矣。至此來，辭曰：某之從先生游之有日也，願乞得一言，以為歸裝。余應之曰：吾老矣，無復為。又何言。雖然，無己子主方向文學也。聞此行也，議中國授室以養士，導民乃受其制於林祭酒，以發至哉此舉也。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自唐虞三代以來，莫不置焉。以設教矣。蓋天下之濶，人民之衆，不可戶至。人論則非此無以施教也。即司徒之職，經野建國，以此為先，亦職是之由。薩摩自國我西南隅，凡六百年，世稱藩屏，上戴天子，下事霸

主貢獻以時朝請以年未嘗失臣附之禮且不覲中原不掠隣國曰進取有得之為無饜孰若退守無失之為知足之愈也故未嘗尺寸侵人亦未嘗尺寸為人侵六百年如一日矣蓋國大民富自足無他也可謂有道君子之國矣然而其地以越在僻遠特隱微闇智未嘗聞有一文學之士見乎世者出也蓋我東方戰國已來天下一切武熙至或有士而不知一丁字者是豈獨薩摩為然諸國皆然及神祖出一定天下戢武事揆文教於是乎諸國往往出學士而薩摩亦然豈獨諸國為然則

神祖之化殆將暨南北而遍乎是為時也蓋於是乎有此舉焉顧子以其職必與其事焉苟與其事焉者最諸勿失于時矣已昔文翁起學官化蜀為太守僅數歲既比齊魯遂又以至使天子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以弘漢化則豈不謂教之流行速且博者也况今以有道君子之國導六百年固結之民何待數歲之後必將速乎應響者乎且豈唯比齊魯耳方今昇平文化漸興則遂至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亦將自此始則無論漢即先王之化於斯為盛亦何讓焉先是二侯國亦置以為治則豈不所謂時也者亦待

物類相感，以生而成者乎？唯斯時為然也。不然，安有六百年隱微闇昏，不能出一士，而遽至此哉？祭酒羅山先生之後也。先生在不_可得_固皆_在是_亦所_自國初嘗定一代之禮典，則我神祖之叔孫通也。絳菑遺法，必藏在家，則至其制，亦非於是取，將誰適從行矣？子之業，其在泮水之四章乎？曰：穆穆魯侯，克明其德，勉光昭主之明德，勿使文翁擅美於前代哉？子和曰：命之矣，不敢惟命是奉，敬從事於斯乎？余無言之以贈之，乃述其所聞於此行，以壯其際時得從事之務，且因以又嘉徂徠翁之教。

亦將有因子和及遠古人曰：人亦不可以無年，余老猶及見斯盛事，亦唯時乎？不然，徒老死而已者何限，是為送序。

贈伶官東儀將曹序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之樂者何謂？即我自中古以來所傳左右兩部之鼓吹是已，而非謂世俗所為猿樂、田樂、師子、傀儡之類也。或曰：是李唐時拾收六季殘毀，糴之以夷蠻雜曲，以補已之不足，以為一代之之制度者，而非先王之所製，何足以稱哉？然有之哉？唯是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也。羽葆、肇域、金勝、表阿

以貴其庭崇牙攸攸岑牟峩峩以莊其肆而音容之
 盛五聲正六律和洋洋乎盈耳也嗶諧慢易寬裕肉
 好而一無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以怡淫人心導達以
 侑舞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以要其節奏也行列正進
 退齊再始復亂著往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
 豈所謂作於翕如從於純如而成於皦繹者乎雖先
 王之所製何以尚焉顧彼豈當其盛時乎不然其隆
 何以至於斯哉乃唐雖汗矣猶足以觀其為三代以
 後之巨擘矣唯其無章有不可以辨其物者是為恨
 耳而亦猶有一二盡美善者之若韶若武彷彿乎存

於疑似之間者苟得其實何必問其賔為故曰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樂之不襲雖自古然兼備前代如周
 於編舞謂之何則苟可列也雖殘毀何不修鞮鞻氏
 之掌四夷之所貢亦猶韎任之於魯大廟乎蓋廣中
 夏於蠻夷以觀王化之無外耳何以得謂補不足乎
 我持此說蓋久矣而世未嘗一人有允之者云伶官
 東儀將曹好學與余善語偶及樂曰我讀樂記知先
 王之樂入人心之深哉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
 卧者和之至也蓋樂和則人心和人心和則有悅悅
 斯喜喜斯陶當其陶之時自然不得不引昏氣是古

樂府集正編 卷之五 嵩山房

樂之發也、說者徒以為厭、則未之思耳、何以言之、今試諸我所業、無不皆然、於是亦知今之樂之不遠於古也、其然、豈其然乎、然俗樂之發、進俯退俯、姦聲而濫、及優侏儒、獲雜子女、志沈溺而不返、氣浮揚而不降、蕩蕩乎不知止焉、當是時也、思卧而能得乎、由是觀之、殆不得不然也、將曹其可謂實獲我心者矣乎、其因所業、知今之樂之不遠於古也、而我徒以其外、彼專以其內、夫以外之幾乎麤、孰若其以內之為特精也、苟非深造以其道者、何以至此哉、世空濶少知交、我以持此說之久、偶得將曹、實獲我心、亦何恨世

未嘗一人有允之者也、今夫唯鐘鼓之不治、是吾憂、而至其語上焉者、則謙讓未暇者、伶家乎、即搢紳學士而讀書、亦未嘗有及於此者、則已矣哉、將曹獨何人乎、亦唯肄業而止耳、而又能讀書、脩學、發識如此、肄業之藉資於脩學、歟、將脩學之賣重於肄業、歟、非脩學、肄業、莫以自究其義、非肄業、脩學、莫以自通其理、是謂相待以濟者也、即知學之不可以已、何往而有所不用極也、余及見其大人、故筑後君、在時暇、能讀書、喜與余輩談學、矍鑠乎翁也、自今觀之、宜哉、其有之也、將曹能續志、有子如此、豈徒然者哉、余既自

喜持說之偶有合而終得不孤而因又為言將曹家
世有學風而父子共美者如此

碧海田先生序

按狀田先生者可謂能自進退於歟者乎譬人之弄
政伏公於內出而御下也苟不附己者為阱驅之設
罟待之欲陷諸罪必窮後已我知焉而勉強以辟也
其耳目又屬牆鑽隙以索其跡慮千而一失行百而
一過必結成案甚之則誣訐以為己績我理吏又承
風旨舞文以臨上觀下獲唯恐失之則我無周身之
防將何以免焉假令蔑視斗升棄而太之至他邦乃

曰豈皆猶我大夫又奈何併其所之窮之卒以錮廢
則孰能不屈首事之先生當在圓陵亦豈不困於斯
而大夫某弗能以意氣加焉則豈不曰獲若丘陵而
以詭則御者且羞與比我何可以吾自正之具授小
人翫之我又一日忘在溝壑乎是謂持審固可以言
中矣士之喪也農我所不明力又不同科不可以兼
耜即兼之耕不深耘不易受養素薄糧莠隨害動至
稼而不稷則何以足為恒產也賈我所不暇智不足
以乘時不可以居貨即居之視不精察不遠良莠多
眩高下屢誤無論其子併母失之矣則何以足為本

業也、然則有一仕已、不欲速貧、勢所必至、朝不食、夕不食、孰能不戚焉、載贄不其然乎、何先生之在鹿門、藜藿不飽、風雨不蔽、而若將終身然也、其豈不曰不有命也者乎、我安能以吾有中之道、而從浮雲周旋、且我亦無息與雁、可以自宜乎、蓋亦因以有激世之動、不由禮者乎、爾是謂射己之鵠、可以繹志矣、何士非仕士、何國非仕國、而非國之擇士、士之擇國也、危而不入、亂而不居、則常已、苟不見可而進、以其所以進者、束致諸高閣、長物以貯之、不則充間、散備闕漏、西云則西、東云則東、唯命是奔、憊而後已、猶之可也。

或曰、舍汝所學而從我、則以其所不能試之、幼而不習、白而難熟、事必敗矣、蓋事敗而後題之、以無狀之名、一朝跌埒、終身跼促、則亦唯不擇之罪也、然而我亦棘矣、唯恐不閱、曷暇恤後、則亦所以鮮能不誤於此者也、唯先生之於碧海侯、一旦應聘而起、儼然稱師者、三世一日、寵有加而無衰、至致仕而彙有事而賞、則豈不見其可仕也、曰、不仕無義也、苟可以吾道我去之、誰適是、謂應聲而發、可以明節矣、之三、者、先生之所能、自進退於射、而觀盛德也、不然、人之所不能、不困而獨能、不困所不能、不戚而能、不戚而所不

能不誤而能不誤耶今茲某月日先生懸弧之辰高第弟子源京國率同門之士為壽是日也特為先生矣則想豈無以鄉飲酒之禮射于四明之圃又豈無京國自司馬執弓矢出廷使贊者某某揚解而語乎唯是自貫葦息天下昇平人人自重且

神祖創業之地士民蒙澤於他有異焉而又申之以今侯數世之化則無有貴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固也又豈有幼壯而不孝弟耆耄而不好禮者則即觀者如堵牆何必以誓亦唯揖讓而升下而飲中多者得與於祭而已命之曰有慶之歟亦可以論世矣先

生名某字某博聞強識善為兵家之言劍槍之術及御亦皆其所長年八十而壯比古廉將軍馬伏波輩云京國名某世大夫以詩聞與余藩大夫某通家於是乎有文辭之徵也

滕桓謹書

此序而後不與... 其序... 贈藩冢宰水君歸本府序... 吾藩冢宰鳳岡水君好學愛士也... 一經術獲事諸退食之暇矣...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五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六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姪路 滕夫 桓子 帛

東都 盛 芳子 蘭 同校

館林 石 蠡子 彭

贈藩冢宰水君歸本府序

吾藩冢宰鳳岡水君好學愛士也... 一經術獲事諸退食之暇矣...

酒間每自鼓所善琴命余吹笙以和之未嘗不忘冢
宰之尊也今茲卒役東都將歸于府焉於是乎即大
夫及諸門下士賦詩以為贈而余則有所述焉以從
其後云曰余在外聞世稱藩曰巖邑也蓋久之矣而
非地之謂也既而三年于此國以旱報者一以水者
二皆為災也而民則不聞有一流徙者而訟庭閒寂
囹圄空虛若未嘗知有饑饉者然夫一國之民不為
不多三年于此不為不淹而一旱二水為災不為不
若而不聞有一流徙者訟庭閒寂囹圄空虛若未嘗
知有饑饉者然則何以得之蓋祖宗之於國非富之

也勿餓之也采金於山煮鹽於海非不利也而唯利
是視棄本逐末忠朴日離機巧漸生田蕪不顧宅廢
不慮一旦利盡業不可復矣不如禁諸其始進無
所見退不失故寧巧毋拙猶可保也乃節儉於身堂
宇不飾蔬鱸是常任賢使能吏必其人勸農通商產
必與家既無素餐又無游惰夫然後量入為出歲必
有奇以備不虞焉蓋塵無布畝無稅而國用足矣不
可義不勸分而荒政舉矣而上奉下守世世相持至
今不變約束不啻則又何難焉空哉稱之曰巖邑也
竊惟祖宗豈以下

國家以岡崎賜履於我之旨乎是民也即所觀七世之德也奈何可寄託諸不知者以凍餒焉則視戚家猶骨肉矣乃我直道而行已何以私為蓋祖宗撫育之意云不然方丈之膳無處下箸千金之裘未足蔽身藝極無度征斂無已舉一國奉一人民不堪盜賊接武繫囚枕藉猶且歌于室舞于宮不知貶不肯省至不比而黨不期而會遮車以訴敲城以呼不可復制乃為已不知斬吏以謝澤竭用窮貸說士稱貸假節四出秋以為期指困以徵甚則舉封內之田用之俟熟視金苟不取盈一粒莫納授吭豪手唯其所制

國如懸磬士民斃繫而不恤是謂棄之矣豈不滔滔乎皆是乎乃何以獨能之哉今公以其職歲受司會之質以制國用也國用無不足三年必有一年之食以備旱溢也民無有菜色者則祖宗舊貫不必為富富而無害也不須放利利而莫大焉何必改作其有所善者不下堂而治哉若夫藝極無度征斂無已以不堪也者奚限而以水旱荐為災而獨若未嘗知有饑饉者則吾岡崎之役其在無衣之二章乎安不可使知

國家寄託之旨與祖宗撫育之意者一朝有事王斯

興師修我戈矛從我君侯以為
 國家前驅者在斯矣不云教之乎乃司徒之職明七
 教以興民德君臣之義於斯為盛而諸侯不必具官
 則亦唯在君不以所好為牛刀矣其為巖邑者不亦
 大乎奚翅世所稱而已也

送秋歸德歸佐伯序

佐伯之於文學自我不見之先我不知之自我見之
 後則至今無不彬彬乎則蓋自扶搖公子始扶搖公
 子者佐伯貴寵公子而以英邁之資慨然豪傑自命
 謂雖無文王興我不亦夫乎有為者若是已我何後

哉於是發憤讀書自經史百家無不研究又嫻文章
 謂於經國之業貫百世不朽者吾棄之何歸哉既自
 善之又以誘人則一藩之士翕然盡歸之矣及其東
 也在東都自東都在常府自常府遙諷以勿怠而不
 置者有年于斯則佐伯之所以至今無不彬彬乎云
 秋生歸德者自佐伯來從余游為今佐伯侯少以生
 為才授經亦皆自府諷之也生亦既自藏俗又勸二
 三同僚偕來與吾黨之士講習者數年吾黨之士至
 曰生不在懦氣復萌肄業不神則亦能體公子之意
 而不違者也今茲乙酉年滿將歸來辭曰某聞君子

贈人以言先生將何以嗟生數年於此學成而歸莫以尚焉我又何言無已佐伯之於文學至今無不彬彬乎者自扶搖公子始而公子今去國在外者且十年則其豈無有曰其人不在焉我誰適從而少懈或有為而暫藉資及有得焉卒棄為弁髦而不復顧若乎勢之所加邇切遠緩我焉知今日佐伯得不寢衰者如公子在時佐伯也生其歸謂之曰公子之遺厚於是邦也豈啻為吾輩慮蓋又謂佐伯雖嚴然稱一藩國然列侯之地不能百里也則大國無或侮而鄙我者乎國自伐人伐之不可無備豈唯兵甲而已昔

在鄭攝晉楚二大國間至晉楚伐至晉楚伐岷岷乎國不國者蓋數世矣時有若國僑子產者以博物君子辭之則以二國之強莫奈之何以疆理四封卒得不屈膝事之與陳宋魯衛相頡頏以終春秋世者豈得謂非文士之力是賴哉則又為宗國貽謀也求得師布在方冊且莫遇之何必從其人親受業往吾往也止吾止也又何待人况公子在都自都在府自府諷以勿怠猶之嚴乎在茲未嘗不常事之也雖非所好藉既有得矣乃空終身服之莫數而一旦棄之又何速也况莫不由焉不可須臾離者乎於是乎我上

佐伯之於文學愈益彬彬乎公子之化盛行而無已
 期也無異於公子在時矣亦唯以生既自藏脩又以
 勸人能體公子之意而無違也惟公子豈謂佐伯猶
 我佐伯侯猶我侯士民猶我士民歟不然何以在都
 自都在府自府諷以勿怠又諷侯受經以生如親授
 之以為一國之備外禦其侮如此其深也人情在遠
 非不念其所由出然至斯有社稷焉有民人焉違恤
 我後每有喪亂况也永歎耳奈靡及何而今不置也
 如此可謂篤矣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公子有焉
 蓋從父母之邦而不忘本也公子之於佐伯既如此

佐伯之於公子將如何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又曰無德不報唯是勿怠所以不可諠而報也生其
 又以此告佐伯之士是為贈言

送本藩文學滕君彪序

先是余既為本藩薦故文學秋子帥而今又薦滕君
 彪則二三友人蓋有愛於君彪也乃謂余曰子無乃
 賊夫人之子乎子國雖有社稷雖有民人而子國亦
 何最爾是何異於故鍛之翮使其不能飛者子益棲
 諸阿閣以見其翔于千仞而君彪則以家貧親老應
 我聘云方今

國家一統，太馬上治，百有餘年，文教四敷，海內翕然，嚮學，則無國不置師儒，無家不畜書生，上好之下甚焉。詩書之聲盈闐，闡以達於四境，士之至穀者，無不利器以從事於斯也。謂當今世，苟有知我，我非以此往而何以，乃刺股繫頸，三冬之勤，夜以繼日，質問切磨，師友之資，又斯有借以善其道，以成其業，席上自珍，以有待焉。而建國之君，專城之主，又大夫干旄，交錯於郊，使者冠蓋相望於道，循名案實，卑辭厚幣，以有請之也。祿之以其秩，爵之以其位，矜式一國，君如不敢，臣大夫如不得友，無政不問，有事必謀，其見重

也。蓋不啻如獲一敵國而已。是雖以道在斯，則然而亦豈不過貴倨乎，而獨奈何猶有信不篤，求不誠，曰：馬見方六七十，若五六十，而非國者，寧可無一書生乎，且我置此以令有好學之聞，不亦可乎。畜以尺位，比諸長物，日課兒讀，以不素餐，欲有試施，且不可得，則何以免徒使之怨乎，不以也。鞅鞅如移德於我者，哉，而是猶可已。若夫使人求備，則曰：是亦豈不可以令東帶立朝，與賓客言，若使於四方，達君命者乎，即假以節以承乏補闕，久而不還，有遂為真者，而故不可復，則又不啻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而已，其又何

所不至也。然士之於學，亦有為勤之，不必性出。既有以得，又將何求？於是以其素業，悉束致諸高閣，以示不復用。改行易步，東西南北，唯其所使。疲奔命以死，亦不恤得意之揚揚，有覲然之面目。視人無極，則何暇念昔之積勞而恤今之失故哉？甚則謝舊游於荏苒，逢諸路則障面過之。若未嘗相識者，然則又何肯顧布衣時下馬之約乎？則其咎亦非獨在人而已也。詩曰：靡不有始，鮮克有終。進不隱能，雖賢人之行乎？登枝捐本，豈君子之意也？夫藩之於民，亦猶行先王之政也。薄征斂，省刑罰，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廢疾者，

則豈不文王之治乎？凡水旱疾疫凶年饑歲，興發不足，君為損膳黜服，御及留士大夫之稍食，以拯之也。固謂一人有不得其所者，如已推內諸溝中歟？其豈不見某年矢作溢，洪水傲予，城不湛三版，下民昏墊，殆魚田且盡，淤沙無寸土，可下種。時君臣率吏卒臨決，沈璧馬負薪柴，以身當之。幾與隄沒，手足睥眦，過門不入。國乃無一流，止溺死之民，蓋三年始得就粒食者乎？雖禹稷之勞，何以尚哉？宜乎懼戴之久，當廷有移封之議，而令未下，其聞之也。至有以借寇之訐，如不許舉國從其所之要。

官者而議，因是寢，令為之沮也。蓋其得民心者如此，其深亦猶行先王之政也。今夫行先王之政者如是，豈有道而不講道，所有而不誠，徒為名聞，而畜其人者哉？必不然，必將有用者也。若其多士而官事不攝，且使人以器也，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代之，則國之所以寧固，無論已。而君彪之於學，亦指日以誓期，青雲於必致，博識宏文，少既顯名，大器自許，不朽是謀。曰：太上所不敢至，立言以經世，雖次乎吾，豈多讓于人乎？家無儋儲，若將以終身者，蓋有年矣。即今應聘而起，亦為家貧親老而仕。

者則固非為富貴容者也。不然，以君彪之才，苟希世以求仕進之途，豈不亦有捷乎？是者，技能之末，可以干人主者，姑錯焉。即富強之術，如管夷吾、衛鞅之為者，亦何不可為？而何迂之如是也？君子之不變塞也，假令君彪有登焉，而歷卿相之位，亦豈捐其本而進者哉？必不然，必亦將以始旋者也。君彪嘗視故人之子於路，而撫之也。故人之子不知其故，而至怪問，有曰：「小人未聞吾大人於先生，嘗有知己之言，何忽如此？則亦非貴易交者歟？」乃知藩得君彪，其政愈治，君彪得藩，其志益達。二者相得以濟一國之美也。嚮余

於子帥及見大夫郊迎中國授室進則日講經於先
 公前燕無不與游無不從必以獻詩賦退則士大夫
 無不執弟子之禮以事之戶外履滿進問請益而國
 民生榮死哀可謂能以其道行者矣况君彪壯歲逸
 氣學力有餘而固足以風靡一國矣且今公初立新
 政具瞻治具有張以示四方可來取法而士大夫亦
 風紀相競人自矜持以事上臨下則又有異於先公
 之世矣則其行也亦豈唯如子帥時而已哉今夫藩
 果能得君彪其政愈治君彪果能得藩其志益達二
 者果能相得以濟其美乎斯之為覽德輝而下則國

之藁爾豈足以破千仞之翮哉且夫昔者有鳳下我
 三河其領猶在岩薨若將長鳴者形矣千歲雖復豈
 有俟於今日歟其於神祖創業之地也方今君彪文章炳鬱鳳德固備乃
 盛其著述以耀國家文明之德於天下以應千歲有俟之祥將與夫
 禮樂將興鳴于岐山者同符者亦於斯何必阿閼夫
 然後二三友人之言不必恤而二三友人亦無乎不
 以余言為佞矣於是於其行為賦卷阿卒章送之曰
 行矣子業在此唯是棲高岡鳴朝陽以美子國而已

不啻以美子國而已又將以美天下者也子帥行時
余蓋以薦賢有受賞矣今又因子將有受焉待之

送南部小野孟鉉游西京序

南部野生孟鉉者特來請見則曰嚮鼎在鄉里得先
生之文一篇流傳在人間者讀之所以不遠千里而
來已不朽之事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居三年其業大
進吾黨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既而曰我未見西京之
文將往闕焉嗟夫今之為文章者動輒嗶嗶然曰古
之人古之人而夷考其所為而不掩焉株守一家不
能發一識唯步趨是事取諸其似則致曲字句求全

篇章甚則剽竊其語布諸中間自以為不負所學而
其執己之固謬誅謗古人擅貶駁當世苟見其不合
者槩乎屏之曰若是覆醬已何足以列作者之林若
將浼焉者不知所謂學亦有似之為不似不似之為
似是為善學者存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魯男
子之於柳下惠仲尼何取也風隨世遷人有好尚安
得以一時壓千載以一人掩天下也生則不然乎恒
之言曰我於李于鱗所曰能為李獻吉輩者迺能不
為李獻吉輩者未能也其志則可觀也其才之美雖
性與天道足不必待聞况文章乎而今自北而南自

南而西無不詢也蓋謂我焉不學又何常師之有則
欲集而成者歟其大也夫西京昔在自管江二家並
稱博士文學之行於斯為盛暨近世古學父子應
國家右文之化繼踵而起字氏兄弟乘大業復古之
運雁行而漸風靡一時以雪戰國五百年斯文之抑
鬱則亦可謂一振也蓋以中土秀氣所鍾
皇化所毓天不愆世生豪傑則雖今日可知已必將
有可觀者也且泛琵琶之湖慨千古之浮沈上愛宕
諸山探群英之窟穴
帝里雖中葉萬古一姓正朔不改服色不易以共主

百世也百官之富衣冠之美廊廟朝廷禮樂文物之
盛至今有歸存焉上國周覽殆乎盡此亦可以廣文
思矣乃比其歸也我將有刮目以俟者也獨生少豪
氣未除憑高或小褻中為無足賴者而優游行樂蹉
跎日月以自廢我恐其併故步失之藤莊司氏之子
不亦北方人乎其敗也蓋亦自取之也行矣我聞當
寧平間

皇朝上以詩揚萃於當年有若野篁至今稱焉豈生
之先乎其子孫未聞有繼志者而出生其為問其墓
故有作賚隴頭明月歌以繫諸樹而去乎今也雖微

乎以其奮也豈不足慰有待於千秋之後之英魂於九原者亦壯游之一快舉哉為我見齋大禮者於講肆中曰方今此都素業散落風將不競努力為東周於西

送源伯壽歸信陽序

高遠士源伯壽家世以銃術稱師一國也其大人某君嘗謂之曰士之於文武之藝固不可偏廢且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我於武藝吾猶人也獨於文藝有志未暇已夫人而無文學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非唯其身不得為君子乃何以治人也爾念之哉伯壽退

而講武而於銃術以家世故最精之自謂友一國之士孰若友天下之士遂負笈游中土就諸名家研究幾盡數年而還其術益精又苦心讀書夙夜匪懈一有不投意者則書以交通四方諸君子質之不置遂又來東都與吾黨諸士以文章周旋才氣過絕人吾黨諸士無不為避舍矣居無何今茲將歸及發請曰鮪生俊豈雖碌碌爾不齒從夫子游有日於茲願得華袞之賜以為畫行之錦余辭曰余老且疾不暇於後生之可畏耳乃何言即銃於我與射並行也亦省諸度而釋則與所謂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者乃亦

不遠豈不亦可以觀德者乎而世稱之則曰某侯臣
 某者膝若干鈞之簞發若干斤之丸其侯之臣某若
 能膝若干鈞之簞發若干斤之丸甚則至有物色之
 揭諸社閣上以誇衆者則似以膂力為尚者也以仲
 尼能招闕而不語稱南宮适以君子則力非所先也
 蓋唯其任之也有扛鼎絕臚盪舟不死以自取敗者
 也不然何有患於其多乎伯壽既讀書稱德行之君
 子矣必有辨於斯也何恤焉若夫文章亦猶有類於
 此乎文自主氣之言出激揚憤發鮮雍容閒雅之度
 直情徑行病婉微緩遠之稱犯忌諱拙諷諭事侵陵

之含蓄以傷忠厚之風者或有之乎蓋任氣之弊也
 詩自別才之說行縱肆橫逸唯其所及耽怪奇涉誕
 慢忘鄙俚流謠俗馳驅無範詭遇務多以戾風雅之
 旨者或有之乎蓋亦任才之弊也於是乎豈不亦有
 以自取敗者哉伯壽以文章與吾黨士周旋吾黨士
 無不為避舍者有日矣必亦有辨於斯也又何恤焉
 伯壽固已有辨於二者而無恤矣即今歸某君喜為
 稱觴將曰爾乃如是我又何求我唯有朝夕休耳矣
 蓋承業繼志足以顯父母也於士之孝莫以尚矣余
 亦何言無已銃與射並行亦可以觀德矣而世有射

禮而是獨未聞豈不可惜之甚乎方今甲越二流兵法盛行天下無所不遍况信攝其間二雄嘗爭之地豈無傳其禮者乎而此獨未聞者以其來在晚近未有其人歟凡禮雖可以義起而自非文學之士視古折衷不可以舉一儀也伯壽既以之而名家且重之以文學何不可為也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者以王者受命易姓改正朔製文物可以施一代者言之耳乃取諸家漸可以行於天下者何不可是唯所期於伯壽者也佇立以待於是為序以贈其以擬華袞充畫錦則豈敢若或割截以補戲彩之闕

則雖蕪穢竊比我仲山甫唯其所取云

送緣山典靈師奉朝旨出躡嵯峨清涼寺住

職詩序

今茲嵯峨清涼寺住職闕以任非其人不可來請則緣山以典靈師道德惠業兼備通達真俗二諦勝其任舉諸三千眾徒中以應之也乃告朝奉旨以往云清涼寺者蓋以所安置竺乾毘須羯摩用梅檀木所彫三國傳來祕佛像而我日域國土人尊宗之新到今千餘年如一日而甚重不在京師五山十刹之中而與五山十刹抗衡亦一大名刹也固難其

人焉又以今之所隸雖每自我門出躡之而故又他門別有所隸而受之制舊習有猶存焉未全除去以為掣肘也不得專以吾道治之名主而實若居守然者是為成弊也往者每患之於是乎師若有難色然余謂之曰是所以任非其人不可而舉師於三千人中也不然三千人何使不可夫以師德業兼備通達二諦雖大刹哉何有者固也即有所掣肘以為成弊亦唯德業兼備通達二諦誰敢哉必服以從命况奉朝旨以往向上風呼奚必加疾往必先正名乎名正則言無不順言順則事無不成唯勿欲速虧之如

月靡之如熱則何恤無遂以去舊就新也則即祕佛亦且歡喜踊躍率天龍八部及諸伽藍神自龕室出身香逆風眉間放光東向以迎諸中途也乃不藉一彈指而樓閣既開豈不愉快哉若夫山水之勝莫多於京師而嵯峨居其半也五臺之山鬱律西與宕岳競秀東觀

帝城之氣日氤氳與天台諸山瑞靄相映帶無已時桂河一帶如控其南棲霞之亭度月之橋名蹤舊跡碁布櫛比規以為界內物以應接之也相代朝夕於前以助禪餘諷詠者亦豈負師乎自師之參吾黨吾

黨二三君子未嘗以方外見之歡如同舍兄弟者有年于茲也即有離群之感苟臭味則千里比肩一堂交臂且以五年一東朝覲則亦未必不有把袂之期也直太勿濡滯焉已於是乎辭決而就輿矣二三君子各為詩以餞之而余為之序如此清涼寺之為命剎蓋自師之躡始云

贈屈子勁序

公家以一鬻員闕之故懸既稟徵諸都下者三年於斯而未之有得也徵諸都下者三年於斯而未之有得也則祿之於公室有所承之而是民也先代之所

直道而行也以供王政以裁國用即不足不可以稅畝矣而分焉以予人雖斗升可不重乎况學則徒讀術亦天幸論篤欺人佞者載路一匕能起人則又能斃人一投不可復反而託以至重之身則必世選良簪事制食不其然乎且夫大夫之子常大夫士之子常士畜諸箕裘世食其祿存游倅以修德及其成器皆得補闕員是公家之典其意豈非欲使凡為公家之用者盡出諸己不須它求而足者也而人不可如是其幾也置諸莊嶽之間而不可使為齊者不肖居之伯夷之室而不可使立志者懦夫何往無之且豈

不有堂構是守曰我縱不苦心志以有為奈先人之
墓在何者所以鮮能自務以稱公家之意者即攝官
以役求備使之何以給哉則不獲已耳乃以如是所
重予如是不可知之人內不免無益之費外徒取好
士之名者奈何可為也子勁以鑿官某之子好學也
大夫某公見以為無害而攻業也冢宰某公受其治
而疾立己二公乃以為見晚遂相共謀白侍公所而
舉其所懸以三年徵諸都下者罷矣子勁於是乎能
自務稱公家之意又能自致使公家不須它求而得
足一員矣獨以子勁而俟三年則不欲自顯云爾何

道不可由焉以明己由焉以明之矣又以尚志貧而
有樂富而無驕知類通達道益明強立不及志愈固
學之不可以己也死生亦大矣而唯我在焉不問人
不必藉以我所事在此也即有能生死人寧我之德
也哉是仁術何有不得於我也夫所不知而言所不
信而強適足以取厭惡是為失已乃何所不得已而
自稱譽以求知游大人以為名以徵夫在天而不可
俟者乎是子勁之志也即一二有相信以交獲乎上
之道恒於斯而說之難凡不能不先之以容則見以
為私於所好而薦未始不為上則或似乎無位與議

凡嫌避如此而又豈不謂不有以公家之典者乎其箕裘之畜與游倅之存何用吾輩游揚為又何求速為蓋子勁有俟於天之資而不藉有獲乎上之道而不由夫然後為能自致者也若夫至使唯先人之基是賴不肯自務者耻且有所向則稱公家之意者不翅一員之補而已也過此以往亦唯其所能鑿和借易論晉侯之病至女惑男風落山服趙孟也學何不可郭玉託術歲貴人之行至將身不謹樂逸惡勞寤漢帝也固其業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然嚮令子勁偏攻之不可知於徒讀與天幸之謗能免耶否耶則

二者具焉而後足以備醫官矣蓋亦二公為公家登庸人之意爾

薩藩記室吉子用乃父西岬翁壽序

甕島之負海窟宅於我西南隅以稱藩也所封之地若干自鎌倉源公時五百餘年一毛無損則故哉國也蓋以國富地饒無有不足未嘗有覬覦之心也以我域中之不乏脩車賦倣師徒以出北門而東無論諸侯可請雖鼎豈不可問然無益也我都邑大隅郡縣琉球凡三國上可以守宗祧下可以封子弟又何不足而犯危以徼不可知之幸哉故當中原有爭亦

不援不敵，變觸以觀，定斯隨朝。玄黃用附，一商一周。何常之有，是所以中國每有征伐之事，而兵未嘗有至於其境者。雖素以國強不可動以威乎，而亦以世不失臣義無辭可以加也。不然，熊襲驍勇，阿蘓以為城，玄海以為池，以摠之，一朝稱疾，王師即至，不旋踵而國墟，何速也。若夫其臣則無大無小，亦皆祖宗之遺采，地自有匪受諸時君，父死子繼，不問人不履畝，例在聞已。蓋大國之政人足事給，何必悉賢且官，不必備得人少足，不得多奚為於是乎。終身不試者居多焉，而甚則曰：苟非有罪過，我田里有所受之，誰敢

卒收之，且國有人，庸庸任任，奈何乃從傷奪人之役，以獨賢將飲酒而已。其與以無益試我身，豈不得已。是懷璧負罪也，一藝不攻，一字不讀，故塗耳目以自廢者，又往往有之。是雖其人之皆處乎政之所由，竟以成風云。詩曰：人涉卬否，西岍翁其有所待乎。子二人，士之於藝，何不可為武，可以備非常，文可以助政事，則授以詩書，童而習之，唔呶之聲不絕於耳。庶幾成立之後，為國之用，兄弟相難，自側判之日，以欣然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翁亦非有罪過，田里有所受之，誰敢卒收之，將飲酒而已。何苦乃爾，唯至有所獨喻。

者父不能得諸子又何論於風則豈不曰陳力就列
 不能則已不然巡狩述職無非事者名已在臣義亦
 從之何乃事通蕩安解慢以自全焉是謂國之蠹且
 無作而食衆庶所耻君子而素餐謂之何國之永久
 亦唯臣義戰兢日慎猶恐不免懦而不勤一旦顛越
 何以保子孫殆哉長公子用來東從吾黨文學之士
 持亦唯有之命孫友視志曷事匏繫其後來與余驩
 時時稱翁老益壯狀臨義慷慨未嘗不廢食也屬翁
 病子用心動趨歸比歸業亦斐然既成章矣抵家翁
 亦瘳無何子用以文無害擢國記室擢記室翌年翁

八十為徵詩若文于東游諸嘗所與備初度之侑焉
 承裕曰於是翁其得所待乎華封之頌美哉唯翁以
 有所獨喻者三者即有之若使富徒浮雲子孫徒豚
 犬而壽徒菴則何當焉若然則國之永久能自體之
 臣義不失祿亦從無動是為富庶幾為國用長公繼
 志有若今則不顯維世爾類不匱是為多子孫慷慨
 廢食青雲不墮八十猶壯年是為壽夫然後翁三者
 備矣此觴為長公之獻也次之次公子用稱次公賢
 難兄則方兄於今日者可待也次而長孫次而次孫
 翁亦何限八十一

勝桓謹書
 前突北極...
 委食青雲...
 志竟...
 再益不...
 大...
 亦...
 亦...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六

